

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合办

# 亟需建立新大众文艺的批评标准和评价体系

□江秀廷

传播的便捷,使得原生评论进一步成为大众在网络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批评与创作的即时、良性互动成为现实。创作主体、广大受众和传播平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一体化体系,这使得长期以来中国的书评体系、剧评生态等在传统媒介时代的缺憾得以补足

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其中最关键的是媒介变革。传统媒介到数智媒介的变革,丰富了文艺形态。网络文学、微短剧、网络游戏,以及新技术赋能下的戏剧、书法、音乐等传统文艺,以多种视听新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且不同文艺之间的交融趋势日渐明显。从文艺创作的视角来看,新大众文艺的创作队伍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到来,专业和业余的区分不再壁垒分明。从文艺接受的角度来看,广大受众拥有了自由言说的机会,人人都是“评论家”、人人握有“麦克风”的时代到来。从创作到接受、从生产到消费,新大众文艺在雅俗并置、雅俗互补、雅俗交融中开创了文艺的新图景。但在这繁荣之上,我们也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在犹如恒河沙数般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中遴选出典范性的艺术精品呢?

文艺的经典问题既与时代文化语境、民族审美传统相关,也受到批评家的文艺观念影响。在中国文艺史上,散文、杂剧、小说等体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作“次等”文艺样式,但不妨碍关汉卿、马致远、曹雪芹等作家的作品以经典的形式流传后世。同时,当很多传统批评家以较为轻慢的态度对待鸳鸯蝴蝶派、港台武侠小说和当下的网络文艺作品时,却也有一些研究者做着经典化的工作,将张恨水、金庸、猫腻等作家的作品写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并引入各级语文课堂教学中。原因在于,有的学者以传统性、民族性、市场性为经典评选的标准,而有的学者则将经典放置在典范性、超越性、传承性和独创性之上。因此,面对泥沙俱下的文艺作品和纷繁复杂的新大众文艺生态场域,是以思想性、艺术性这一传统的标准(即以美学的、历史的眼光)对其进行审视,还是更加重视它们的市场性、娱乐性(即将新大众文艺视作传统通俗文艺在数智时代的惯性演绎)?换言之,新大众文艺的批评标准和评价体系亟须建立,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遴选经典、书写新大众文艺史。

新大众文艺的经典遴选很难一蹴而就,需要一个“分步选拔”的过程。在这个时代,经典在纵向上应分为“时代经

典”和“永恒经典”,在横向上则是“网生性经典”和“文艺性经典”,后者以前者为基础。网生性经典不再以权威学者、批评家的观念为唯一标准,也要重视粉丝经济、市场化运作,通过榜单、口碑、点评等维度遴选艺术经典。网生性经典只能是时代经典,在通往“永恒经典”的道路上起到“过滤网”“筛选器”作用。在筛选的过程中,第一步便需要我们从广大受众撰写的原生评论里“汲取养分”。所谓原生评论,是与新大众文艺相伴而生的,网民大众线上参与的、网络原创的、内容和形式多样的评论,其典型形式如段评、本章说、弹幕等。原生评论建立在受众与创作者、受众与受众的交互过程中,评论内容涵盖认知讨论、审美鉴赏、道德评判、娱乐沟通等,甚至进一步催生出同人题材创作的伴随文本,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复合性评论”。重视原生评论,便是对评论主体的一视同仁,专业批评家不再拥有绝对的权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受众、热心粉丝、文艺创作者、专业批评家乃至于设置排行榜、热评榜的网站都对新大众文艺的经典遴选发挥着作用。

原生评论发挥着经典遴选、构建的评价地基作用,评论的“知识性”为新大众文艺经典建构提供支撑。有人会怀疑:缺少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的普罗大众如何能够承担“剜烂苹果”的批评功能?其实,“知识”二字在新大众文艺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专业批评家拥有的“知识”难以应对不同类型、题材、体裁的文艺作品,反而是一些“普通人”更“懂行”。如在一些“知识性”较强的网络科幻小说,以及涉及法医、心理学、重工业、军事等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中,与一些有着类似专业、职业背景的读者相比,大多数文科出身的专业批评家恐不能轻而易举地穿透“知识”的壁垒,这个时候原生评论就比专业批评更能够接近作品的内核。

原生评论在遴选经典的过程中催生了大量的批评话语,乃至“土著理论”。例如,“欲望”“快感”“爽”等涉及受众心理体验的常用话语词汇频繁进入学术生产中,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有些专业批评家在巩固好传统文学批评阵地的同时,开始积极“入场”,筛选、借鉴原生评论,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声,使得自己的批评及

物、有效、落地。还有一些批评家开始强化线上与线下批评的融合,认为“线上线下同发力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文艺评论工作新常态”。优化合作式批评的交互途径,促进话语的融通与转化,广大受众在阐释网络文艺作品时的评论话语,经由专业批评家的筛选提升为“土著理论”。

此外,原生评论的形式往往是“短小精悍”、内容“一针见血”,其在传播影响力方面也能发挥出巨大优势。从贴吧、博客到微博、微信朋友圈,再到App软件里的书友圈、视听平台上的“一键三连”,原生评论通过技术迭新的传播平台以大众化、平民化的方式联通世界,吸引原本与新大众文艺联系不多的人参与到标准和体系的构建中来。传播的便捷,使得原生评论进一步成为大众在网络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批评与创作的即时、良性互动成为现实。创作主体、广大受众和传播平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一体化体系,这使得长期以来中国的书评体系、剧评生态等在传统媒介时代的缺憾得以补足。

实际上,原生评论已经广泛参与到各种评价实践活动中了,最具代表性的评价实践活动是针对文艺作品的各类排行榜单的推选。例如,在2008年举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和2018年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作品”活动中,中国作协、商业读书网站、读者大众、职业批评家共同构成了评价主体。尽管推选流程有所不同,但原生评论在此类网络文学榜单推选过程中都起到了地基性作用。因为网站和读者的推选都是以订阅、收藏、月票、打赏等带有消费性质的评价活动及其共同形成的口碑为标准,可以说入选的每一部作品都离不开原生评论,这与传统文学奖项主要由作协机构、专业批评家决定着显著不同。而文学网站和各大视听平台主办的文艺榜单(如评选“白金作家”、百大UP主、年度游戏等),更是以原生评论为基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的文艺有与之对应的文艺批评形式,原生评论即最适合新大众文艺的文艺批评形态。在新大众文艺从“高原”到“高峰”、从量多到质优的经典建构中,我们要重视原生评论的评价地基作用。(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青年教师)

## ■书评

# 如何理解理论与文学的临界之“界”

——评刘阳《理论之后的写作》

□徐杰

新世纪以来,后理论研究在中国文艺学界逐渐勃兴,汇聚成一股重要的文艺前沿潮流。华东师范大学刘阳教授的新著《理论之后的写作》(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就是近年在后理论研究领域深耕细作收获的最新成果。这部著作系统梳理和探讨了“理论之后”的各种话语形态及其复杂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建构了后理论的中国化言说方式与理论路径。

“理论之后”的“理论”,专指二十世纪建立在语言论基础上的理论。在“理论”之后,有多种可能。本书集中讨论的,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可能,即理论走向文学。循此,本书找到了一个谈论问题的位置,即理论与文学的临界写作。因为要证明理论本身具有文学性,就需要证明理论与文学可以在写作中融为一体,那必然存在着一个让两者实现相互转化的临界点。于是出现了学理上的关键和难点:究竟应如何理解理论与文学的临界之“界”?

对于这个问题,现有的后理论方案都是从“界限”角度来理解的。典型的代表可推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在他出版于2007年的《理论中的文学》一书里,临界之“界”就被理解为一种在语境上趋于饱和的融合性力量,即被理解为一道始终已经先行存在的界限。这样一来,所谓“理论中的文学”仍是理论和文学的外在叠加,并未解决两者内在融合

的具体机制问题。其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到,界限是一种区分,而区分必然包含了权力的不等。换句话说,只要设置了“界限”,就必然同时设置了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主导作用。举例来说,存在论哲学探讨“向死而生”,生的意义在死的对比和反衬中才得到凸显,这种思路就基于典型的界限意识。它在生死之间划定了一道界限,将死的意义凌驾于生的意义之上(或者相反),这必然产生双方在权力上的不等,突出了界限的某一方而压制了另一方,用某一方去同化另一方,从而导致同一性的产生。而同一性作为形而上学,恰恰是后理论想要走出的误区。所以如果总是局限于这种思路,“理论之后”的追求实际上便落空了。

既然从界限角度来理解“界”,已很难再找到打开困局的突破口,那么,这需要我们新的方向对临界之“界”进行重新考虑。这个新方向,就是当代思想在走出存在论及其界限意识后,逐渐向事件思想的转变。事件思想表明,唯有在事件中根除顽固的界限意识,理论与文学才能实现交融。去除界限,意味着一方始终只能无限逼近另一方,却无法抵达终点。对理论来说,这个无限逼近的过程,就是理论不断朝向文学逼近自身限度,让自己显得既是理论、又已不再是理论的过程。这种“既是又不是”的状态,也就是让实体幻化出虚影的状态,即既实又虚、虚实相生的状态。到

这一步,理论与文学的界限才被消弭,理论由此在既是自己(实)又不是自己(虚)的边缘极限上,去接近文学,把自身学术化了。这是本书在理论上的显著创见。

当这样将理论/文学的临界写作之“界”,建立在虚化论而非界限论的基础上之后,它才不仅吸收了常常被后理论研究者所忽略的当代法国和欧陆思想资源,为自身发展注入了当代色彩,而且与中国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涵虚智慧以及相关的汉语诗性特征,很自然地产生了进路上的转化性关联,形成了在崭新语境下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前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便高度重视“虚”的智慧,把它和潜能联系起来思考,形成了诸多富于民族特色的思想结晶和理论成果。从儒道两家对“虚静”等思想范畴的探讨中,我们可以找到和后理论中国化进程内在契合的动力。对此,本书作了有益而富于启迪的探索。

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之后的写作》迈出了从“后理论在中国”到“中国后理论”的第一步,为构建当代文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勾勒出了一条积极进路。它与另一部著作——英国学者瓦伦丁·戴维·坎宁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构成了一西一中的有趣呼应。这对我们进一步思考“理论之后”的诸多命题富有启示意义。(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 ■文艺纵横

语言文字传播的历史,就是语言使用权力分配的历史。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AI技术的迅猛发展,让我们迎来了新的写作时代:文学创作不再是作家的专利,人人都可以写作、都可以发表。目前,人工智能体的发展,远超过人类现有知识死记硬背的范畴,不但能灵活运用知识,还能生成新知识。与人类相比,AI最显著的优势是它的速度和知识规模。人类“两句三年得”,AI一秒得万句。当然,AI的思考,是人与它互动的结果。作为写作者,我们需要思索:身处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持人类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避免“空脑写作”。如果诗人、作家无限依赖AI写作,仅仅给出一些提示指令,由AI生成一首诗、一篇散文、一篇小说,诗文中的结构、遣词造句、思想没有一样是诗人和作家自己的,那么,这样的文章,即使署上“某某AI”之名,也是没意义的。这相当于小学课堂,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而非写作。这种完全由AI生成,诗人在作品中没有贡献任何写作才华的写作行为,我称之为“空脑写作”。给AI布置了一项作业,然后充当AI作品的读者,仅此而已。如果有人一定要利用AI来写作,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也应该是作家占主导地位,由AI辅助,去完成人类极限智力无法完成的写作,才变得有意义。一首小诗、一篇散文,如果不加思考地全交给AI,你的大脑从未在写作过程中运动过,最后只会导致大脑写作功能的逐渐减弱。而且,任由AI以人类现有文本生成文学作品,让这种“二手写作”“三手写作”无限快速繁殖、复制,人类存在于图书馆、网络上的优秀文本也将慢慢被“稀释”。

召唤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的写作。即使将来机器人装有原子神经系统和灵敏的感受器,他们的感官感受想要达到接近人类的程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诗人在智能社会,凭着人类独有的感官系统,抱着重新认识世界的心态,去细察、感受万物,重建万物之间的文化联系,像神农氏尝百草,像法布尔不信书而坚信自己观察到的经验,像爱德华·威尔逊以动物的视角去认识自然……每个诗人、作家眼中应该有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世界,而不是追求价值、审美整齐划一。

这其实是呼唤作家跳出文化舒适区。旧的文化符号与固有意义相关联,即便将它们打乱重组,仍是旧文化符号与旧意义的重组。在固有文化链条中写作,归根到底是在舒适区写作,顺着文化流的惯性,没有冒险。未来这个写作舒适区就要被AI无情地占领了。与AI同在“文化舒适区”,你要怎么写,跟AI拼文化、拼知识、拼文化符号组合能力?被AI挤出舒适区,你又如何写作?我想,这就需要我们跳出文化惯性,写一些新的东西,赋予其新文化内涵,或去除旧物上的旧文化所指,回到物本身。这些应该是人类诗人、作家要做的事。

真诚的写作更加珍贵,反思和批判的立场不可或缺。任何社会,都应该以人的发展、人的尊严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也应以此为准则。人工智能技术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社会也一定不会完美。智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智能体也不会批评自己所处的那个体系。这就需要人类作家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进行诚实的写作。特别是面对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社会的弊端,敢于进行真诚的反思和批判。面对真实存在的问题,真诚的批判性文字像石头一样坚硬,简单的颂歌式作品则像糖一样溶解。

与一系列算法规制下的AI写作相比,人类的写作属于“野生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你坚持人类自主写作,无论有名无名、写好写坏,你都是“野生诗人”“野生作家”,跟科技含量高的智能写作形成对照。如同野生鱼之于吃饲料的养殖鱼,自然生长的水果之于化学剂催熟的水果。野生写作,是处处透着“人味”的写作。当然,这只是讨论的前提和起点。最终,我们还是指向好的作品——它带着人类作家的独特气息,展现出崭新的创造力。(作者系诗人)

# 已来袭,人类写作如何保持有效性

□笨水

## 八方文讯

### 陕西将不断做强做靓“文学陕军”品牌

日前,陕西省作协第六届主席团第二十一次会议暨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西安举行。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单红作工作报告,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2025年,陕西省文学界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线,以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为着力点,以出人才出精品为核心,以深化改革为抓手,坚持守正创新、脚踏实地,不断做强做靓“文学陕军”品牌,努力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文学力量。会上还表彰了2024年度的16个文学工作先进单位和21名优秀文学工作者。(康春华)

### 《(江山壮丽)国家文化公园丛书》在京发布

为充分展示和宣传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丰硕成果与重要价值,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启动五周年献礼,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办的《(江山壮丽)国家文化公园丛书》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在会上致辞。

《(江山壮丽)国家文化公园丛书》覆盖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的30个省市区,涉及文物考古、遗产保护、非遗传承、文旅融合、艺术创作、生态保护、水利建设、科技发展、民族融合、乡村振兴、社会民生等诸多方面,丰富直观呈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成果。丛书按照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主题,分为棕、绿、红、黄、蓝五种颜色,共计178个篇目75万字。(杨茹涵)

### 钟兆云创作四十周年座谈会在福州举行

日前,由福建省文联与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主办、福建省作协与福建教育出版社承办的“四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云月”——《奔跑的中国草》获“五个一工程”奖暨钟兆云创作四十周年座谈会在福州举行。来自文学界、出版界、新闻界的代表和读者等60余人参加座谈会。

钟兆云自中学时期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50余部作品,涵盖多种体裁,著述超过2000万字。他的《奔跑的中国草》生动书写中国农林科学家林占熺的科研之路和家国情怀,获得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与会者围绕该作品,深入探讨了报告文学与现实题材创作的创新发展,期待今后涌现出更多为新时代闽派文艺增光添彩的优秀作品。

### “美丽温州”主题创作征文评选揭晓

近日,由温州市网络作协、《温州文学》编辑部主办的“美丽温州”主题创作征文活动评选结果揭晓。潘虹的《白鹿城里,那二十八口井》、马冬生的《在温州泰顺一座座廊桥下卸下乡愁的风尘》、张卉的《木榕之心 素履之往》、应华盛的《在温29年》、陈于晓的《光影中的温瑞塘河》、江风的《茗香梯田》、孙大顺的《在文成,沿着山水的脉息行走》、沐涯的《温州写意》、絮洲的《金色的摇篮曲》、戴婉贞的《不爱着家的老戴》等10篇作品被评为优秀作品。

据介绍,此次征文旨在通过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视角,回顾温州人民与新中国风雨同舟的光荣历史,礼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的伟大成就,讴歌温州人民的“四千精神”和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抒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民族复兴的美好憧憬,讲述一代代温州人成长的故事。自2024年10月征稿启事发布以来,共收到全国各地作者投稿600余篇,涵盖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许婉霓)

### 赵文秀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北辰区文联原主席、作家协会原主席、《北斗星》原主编赵文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月16日在天津逝世,享年61岁。

赵文秀,笔名水荻,女,中共党员。201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去玫瑰园的路还有多久》《我要去远方》《无路可逃》,散文集《岁月的邀请》《缺失的对话》,传记《那燕子》等。

### 李中贤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邢台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隆尧县文联顾问李中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月21日在天津逝世,享年80岁。

李中贤,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诗《溢水滚滚流》,诗集《迟

到的爱情》《无题及其它》《曾经拥有》,文集《李中贤诗文集》《格言或独白》,评论集《邢台作家论》《贾兴安文学创作论》《审美的空间》《美与发现》等。曾获河北省文艺评论奖等。

### 周民震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广西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周民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月28日在南宁逝世,享年93岁。

周民震,壮族,中共党员。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后台老板》,电影文学剧本《甜蜜的事业》《苗家儿女》《瑶山春》《一幅壮锦》《春晖》《周民震电影剧本选》,歌剧《归队》,木偶剧《夜明珠》,作品集《周民震剧本选》《周民震散文选》等。曾获全国优秀故事片奖、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广西铜鼓奖、广西人民政府特别奖、广西首届民族文艺优秀创作奖等。